

星期天夜光杯 / 夜光杯

这个春天，雨下得太久，小珍的小小斗室，弥漫着浓浓的霉味。这十几平方米的房间，她一呆四十多年，从不曾离开过。

这天，天突然晴了。难得的春光，晒在小珍的身上，清新又温暖。这位四十余岁的女子，自幼四肢残疾，生活不能自理。吃饭只能把饭菜装在浅口碟子里，她用右手拇指使劲地扣住筷子，扒拉一口，筷子就会掉下来，她用下巴把筷子压回去，继续吃。一顿饭吃下来，饭粒撒得到处都是，吃相十分狼狈。每次吃饭，她都想着，人为什么会肚子饿，为什么要吃饭，如果吞颗药丸就可以该多好。

她母亲出门前，把她抱到窗边的躺椅上，让她晒晒太阳。阳光真好啊。她暖暖地靠着，眯着眼睛看那光芒四射的太阳，像孩子一样，想象着那万道金光后，会是一个怎么法力无边的神。她觉得自己的身体都发着光。这具残破的身体啊，她从小就憎恨它，可阳光却那么好，一点都不嫌弃它，一点都不吝惜它金子似的光芒。但阳光却一寸一寸移走，一寸一寸离开她的身子，从右手，到右肩，到头部，再到左手左脚，她的身体一点一点地黯淡下去。要是能跟着阳光走多好。唉，唉，唉。她的生活里，有太多“要是”。

她的父母要出门干活维持生计，亲戚，朋友，邻居，谁愿意对着这么一个四肢畸形的人呢。残联副主席庄艳一有空，就会来陪她，陪她说说说话儿，给她倒杯水。她也是肢残人，更多的她也帮不了。有一天，临走前，她问她，你有什么愿望？她说，没有什么愿望啊，我有低保，够我生活了，你看我这样子，即使有钱也花不了，真没什么愿望。庄艳那天不知道为什么那么固执，握着她变形的右手，一直一直追你，你就说一个愿望吧。小珍笑了，望向窗外那一抹依然明媚却照不到她身上的阳光说：“我想跟着阳光走。”

庄艳跟着念了一句，瞬间泪崩。她懂。只有像她这样不良于行的人，才懂得那种痛楚那种无奈那种渴望。“我来帮你实现愿望吧！”

小珍摇了摇头。庄艳拉着她的手，说：“你推我一下！用力推！”小珍推了她一下，她高兴地笑了：“你戳我一下，用力戳！”小珍用力戳了她一下，戳得她差点痛得叫出声来，她却高兴地抱住了少珍，说：“可以的，你可以跟着阳光走的！”电动轮椅需要用手操控，只要有力气推，有力气按，就能操作自如。接下来的日子，庄艳开始忙活这个阳光事业。她找民政部门，找残联，找一切她能找的人和单位，表格填了一张又一张，报告打了一遍又一份，这个关于阳光的故事，她讲了一遍又一遍，每回都讲得泪流满面。终于，轮椅有了，出家门的门平整了。她，能跟着阳光走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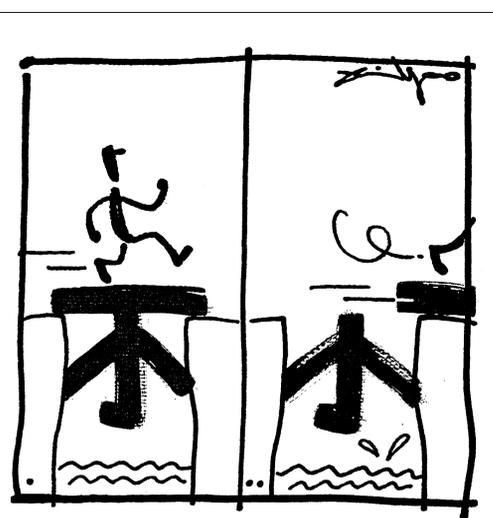


进道

庄子《齐物论》中，东郭子纂演绎天地人三籁，颜成子游回去自己实践领悟“进道”，一年一个境界，总共修了九年，最后达成“大妙”。庄子《寓言》记述颜成子游谓东郭子纂曰：“自吾闻子之言，一年而野，二年而从，三年而通，四年而物，五年而来，六年而鬼人，七年而天成，八年而不知死、不知生，九年而大妙。”一二年为第一阶段，相通于《齐物论》中的“人籁”，可当为《易经》之“穷理”。四五年为第二阶段，相通于《齐物论》中的“地籁”，可当为《易经》之“尽性”。七八九年为第三阶段，相通于《齐物论》中的“天籁”，可当为《易经》之“至命”。这是中国道家特殊的修行状态，所谓“自强不息”。

周遭灯光渐暗，熄灭……舞台前方乍现一湾清泉石流的影像，游丝般的弦乐，让世界瞬间遁入简单的黑白。一角，忽现一素衣女子的背影，仿佛被天籁召唤，随着气韵的起伏飞奔，翩翩裙裾划过夜空，赤裸而急促的步子却杳无声息，盈盈如点水面……四月底，云门舞集的双舞作《白水 微尘》终于来到上海，绽放于东方艺术中心。这场等待已久水墨黑白之作，沉淀翰墨的稠、渗透绵丝的润，驾驭着台湾一代现代编舞宗师林怀民的梦想，在如潮生命之舞的律动中，圆满了我关于云门的想象。

雅玩



智慧快餐 郑辛遥 不做过河拆桥的小人。

生活是音乐的不竭源泉

李定国 作为《海上寻梦》系列音乐会的重头戏之一：“西部歌王”王洛宾作品音乐会，5月底将在上海兰心大戏院上演。二十多年前，我曾参与策划过王洛宾生前唯一在沪举办的一次专场作品音乐会。那次在静体馆的演出，连连连满七场。其间，我与洛宾先生有过十几天的接触和多次深入采访。对其人格、艺德和作品，留有深刻的印象。

王洛宾是一个富有传奇色彩的人物。原本要去法国深造从而成就一番音乐事业的他，却因一次意外的采风，竟深爱并痴迷上了祖国大西北的民间音乐。从此，无论什么困苦磨难，抑或身陷囹圄，命运多舛的王洛宾都不离不弃、矢志不渝。王洛宾把自己所有的青春年华和聪明才智，甚至整个生命，都用于发现、挖掘，从而提升、改编、创作了一千多首中国西部民歌。正因为王洛宾一生的付出，才得以有今天这些绚烂多姿、瑰丽无比、隽永动人、风格各异又精彩纷呈呈现的西部民歌。广泛流传、绵延不绝，被亿万国人传唱。其中许多优美的旋律已融入人们的心脉和心底，一生难忘。有些经典之作，甚至被外国友人视作为中华民族的音乐图腾。王洛宾作品是我们音乐百花园中不可或缺的瑰宝，是中华文化的自信，更是我们民族精神的一种体现。

长期以来，人们对音乐究竟是什么？一直争论不休，且道不清说白。我认为：音乐就是人的情感表达和灵魂的告白。音乐真正的生命和核心，就是来自生活和民间的不竭旋律。而科学、系统抑或当今最先进的西洋作曲技法，对音乐创作固然重要，更

水墨书“云门”

林筱瑾 其舞至暗潮汹涌处时那深邃厚重的鼻息，是冲刺前的呼号，配合着身体登上舞魂的高处。亮眼的还有款款造型各异的棉麻着装，亦古亦今，行云流水般的柔若无骨、素白如生宣。舞者以肢体为笔，时而如飞旋的腾龙挥就汉赋行草，时而舒展的袂裾似半透的翼翅，汨汨清流边仿佛摇曳着20朵姿彩流盼照人的白莲。至第二幕《微尘》，背景消失于黑暗，更深的夜降临。折翅的命运之子以低到尘埃里的身姿匍匐在洞穴底部，褴褛的衣衫、惊恐至

《红楼梦》第三十九回，刘姥姥一家，因为王熙凤的资助，平安度过了凛冬，来年丰收，特来贾府致谢。刘姥姥第二次来，熟络了很多，显得人情练达。但她的小外孙板儿，依旧胆怯，见了贾母，也不会问候。

孔子曾说：“唯女子与小人难养也，近之则不逊，远之则怨。”虽然很形象，但未免以偏概全。板儿这样的“熊孩子”，更像“近之则不逊，远之则怨”。不过，老祖宗贾母并不和他计较，反而招待他吃果子。板儿见人多了，又不敢吃。贾母又给他钱，派小厮带他在城里玩。

板儿这样的孩子，不熟的时候，是把头埋在沙里的鸵鸟，熟了以后，就会变成脱兔，到处蹦跶着放飞自我，“破坏性”不小。留在屋里，大家不自在，不如让他逛逛京都，长长见识。贾母知道该怎么待这类小孩，因为“朝廷还有三门子穷亲戚”，贾母必然也接触过不少。礼贤下士，包括熊孩子，这才是大户人家的气派。

板儿在贾府渐渐混熟了，第二天逛大观园，来到贾探春的住处。探春喜欢“文人野趣”，板儿生长于农村，最熟悉这一块，就想表现表现，指着葱绿双绣卉草虫纱帐，一一辨认：“这是蝈蝈，这是蚱蜢”。刘姥姥是“胡萝卜加大棒”式育儿，马上把板儿打哭。

其实，对于熊孩子，要教会其社会规则，但也不能管死，以致扼杀其活力、热情。贾母深谙此道，她不管宝玉，是因为宝玉见了外人，还是很有礼貌，“使人见了可爱可怜”。她不管板儿，是因为知道乡下小孩子来京城一趟不容易，她站得高，所以看得见人间百味，也能体谅板儿的心情。

可惜板儿无法理解这种苦心，只是一味玩闹。他看见探春书案的洋漆架上，悬着一个白玉比目磬，旁边挂着小锤，便想摘那锤子要击，被丫鬟拦住。

磬，《说文解字》称之为“乐石”，是象

形字：“爿”是敲击的意思，整个字，就是敲打后能发出乐音的石头。磬形如曲尺，中间高，两头低。《红楼梦》时代，复古、仿古潮流盛行，宫廷乐器中，也包含了厚重的玉磬，由苏州的能工巧匠，用和田碧玉的，或是安徽的灵璧石制作。

宫中还有许多迷你“玉磬”摆设。雍正皇帝曾命人将十一件玉磬，陈列在圆明园莲花馆。每件玉磬，材质、纹饰不一，搭配不同的架子：碧玉飞龙磬，悬于铜烧古架上；汉玉双喜磬，有紫檀木架；白玉有琐福禄支奏磬，则是象牙色架；还有白玉夔凤磬，配了黑漆描金架——这是洋漆的一种，模仿日本的蒔绘工艺（在漆器上，撒上色粉、金粉、银粉装饰），深受雍正帝的喜爱。可见《红楼梦》处处反映了当时的风尚。

除了玉磬摆设外，“吉庆有余”图案也非常流行，最早由戟、磬、双鱼组成，到了明清，因为经济发展，人们希望四海升平，八方宁靖，和战争有关的方戟图案，渐渐被祥和的灵芝、如意、宝相花，甚至是红底黄字的“吉”字取代。

曹公爱埋伏笔，每一个细节背后，都大有文章。探春的比目鱼玉磬，含义非常丰富。一来，两条比目鱼，眼睛并列接近，象征佳偶天成、忠贞不渝，与鸳鸯、凤凰并称。卢照邻诗有“得成比目何辞死，愿作鸳鸯不羡仙”，民间亦有“凤凰双栖鱼比目”的说法。第七十回中，宝玉和女孩们放风筝，唯独探春有凤凰风筝，又飘来了一个凤凰风筝和一个喜字风筝，和她的纹在一起，呼应了比目磬。

二来，磬、比目鱼纹饰，以及板儿要拿锤子敲击的动作，正构成了“吉庆有余”，象征贾府败落后，刘姥姥祖孙知恩图报，救了巧姐儿。命运预兆的“留余庆”，即刘氏的余庆。后文巧姐儿、板儿互换佛手、柚子，脂批作了细点点评，却独漏掉了比目鱼玉磬，着实可惜。

负重致远说骆驼

陈钰鹏 骆驼是人类和动物有进无出的抛尸之地（极个别的沙漠小动物除外）。骆驼能获得“沙漠之舟”的称号主要依靠进化在它们身上留下的杰作，当然，人类对它们的驯化也是不可或缺的。有的人提到骆驼便会想到驼峰（单峰或双峰）并以为驼峰是骆驼用来储水的。其实不是，驼峰是用来储存脂肪的；在旅行出发前，骆驼总是让自己吃个饱，把营养以脂肪的形式储存在驼峰里，有了仓储营养，骆驼可以连续几周不进食，甚至一直维持到走出沙漠。

穿越沙漠的第一必需品是水，骆驼解决水的问题主要不是靠多带水，而是通过耐渴和节水的一整套绝技。骆驼汗腺少，排出的粪便含水少；肾功能强，可防止随尿液排出过多的水分；尽管如此，它们还能利用排出的尿液冷却自己的后腿。鼻孔能将呼气时凝留在鼻孔周围的水气以及晚间从空气中冷凝出来的水气加以回收。由于脂肪是储存在驼峰里的，身体不会受到不必要的保温。为了避免身体出汗失水，骆驼的身体能允许体温上升到40℃而出汗；40℃对人来讲已是生病发烧，但对骆驼而言却是一种对环境的适应，体温超过40℃后才开始出汗。

倘若骆驼队在沙漠中侥幸发现了一个绿洲，骆驼便开始启动和运行其杰出的饮水和储水功能：15分钟内喝下200升水——动物世界中的喝水纪录。骆驼的体内有着复杂的消化系统（胃分三室）和一个了不起的储水囊；骆驼的血红细胞可扩张200倍，长期的进化使它们有了极强的适应力——不会在血液含水量极度变化下破裂死亡。

骆驼还具备了种种抵御沙漠中恶劣条件的本领：长而浓密的睫毛足以招架风沙、保护眼睛；鼻孔能关闭，鼻孔内也有防沙挡土的瓣膜；耳内同样长满了用来拒沙的耳毛。骆驼因脚掌宽大不仅能耐滚烫的沙粒，而且不会在沙中下陷。

骆驼的胸部和膝盖处长有肉垫，当它需要休息而趴下前，先用前腿和后腿将沙地表面的热沙推开，然后以肉垫着地，在身体和地面之间留出一个可以通风散热的空间。

骆驼，唯其有着适应环境的绝技和负重致远的意愿（骆驼性温驯而执拗），终于成了人类在沙漠之旅中同舟共济的忠实旅伴。

不可或缺。但它也只是服务于或更好体现、表达音乐的一种手段、工具和载体而已。

纵观中国近现代音乐发展史，从萧友梅、黄自到聂耳、冼星海、贺绿汀再到马可、刘炽、劫夫直至新中国培养的施光南、王酩，我们一代代作曲家薪火相传，秉承着扎根民族沃土，深入生活、民间，洋为中用创作了一批又一批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音乐作品。

王洛宾曾对我说过，希望自己的作品能传唱五百年。我想，流淌在亿万人民心田的不朽之作，是会与天地共存，与日月同辉的。

王洛宾穷尽其生对艺术不懈追求的精神，无疑是中国音乐人的楷模和榜样。

七夕会

极的表情诉说着悲催与压抑，比之于《白水》的飞扬，《微尘》里的黑衣舞者以满场恹恹的舞姿，泼墨般地写意表达出一个关于沉重、恐惧、奋争、携手、执著和希冀的古老故事。

诗，是语言酿造的醇酒。云门舞集的鼻祖，以文学打底，藉一部肢体语言46年的内外兼修，演绎出东方式的情怀而声斐国际。今年是林怀民云门的告别退休之年，低调的掌门人最后编排了一组别出心裁的谢幕语汇：最终，9名高低的舞者簇拥成楔形阵列，缓缓颌首低眉，恰如9枝成熟低垂的莲蓬。

